

# 淞滬指揮官楊蔚

## 楊蔚參加情報工作

在軍統局的工作同志中，河南有三位很重要的領導幹部，楊蔚、劉璧和劉藝舟。

楊蔚字庭芳，由趙世瑞介紹，於民國二十三年參加了情報工作。西安事變後，他曾去過一趙延安。路



戴笠將軍的重要助手，任別動軍第五縱隊長時的楊蔚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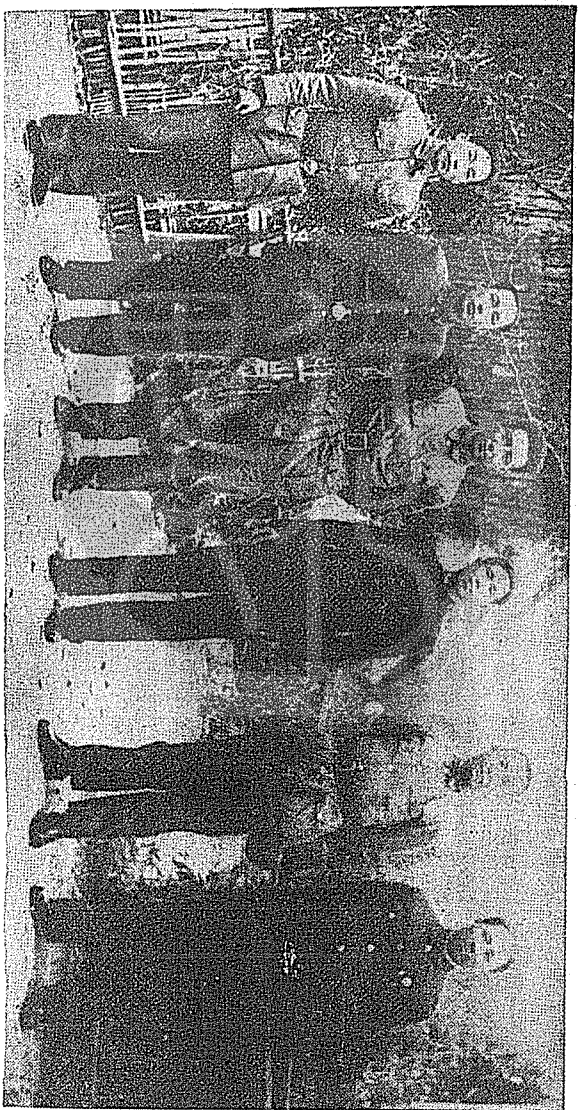
淞滬指揮官楊蔚

過西安，和他北伐時的戰友王根僧相遇。王係西安綏靖公署的參謀長，綏署主任楊虎城對王雖不十分信任，但愛其才，相當器重，所有西安事變的內幕，王根僧無所不知。王與楊蔚既是患難之交，談話間也就把前所未聞的祕密全盤托出。因此，楊蔚知

道了許多高度機密的情報。西安事畢，他以中央視察團團長涂思宗的隨從參謀身分去陝北延安。到了陝北，又以黃埔四期身分和林彪拉上同期同學的關係。林彪不知道楊蔚是戴笠將軍的工作同志，滿想利用同學關係來爭取他，對楊蔚特別表示親熱，引導他參觀了許多地方，看到了許多難得看到的東西，連朱德的小老婆康克清都看見了。楊蔚回到南京，把所見所聞寫成了一篇極有價值的報告，戴先生看過，非常滿意，因此，也特別看重他。

七七事變後，戴先生認為有兩個重要城市的警察局，需要由情報工作同志擔任，一個是九江，一個是鄭州。經領袖核准，戴先生派柯建安為九江警察局局長，楊蔚為鄭州警察局局長。九江為廬山的門戶，領袖常往廬山，考慮軍國大計，其重要性自不在話下。鄭州為平漢鐵路同隴海鐵路的交叉點，當時抗戰的主要戰場在華北，而鄭州扼黃河南岸，握北方的運輸樞紐，其重要性也可想而知。

當時軍統局河南工作的負責人為劉藝舟，藝舟和戴先生是黃埔六期騎兵營同學，過從素密，交情很厚。河南為四戰之地，民間武力強大。戰爭爆發後，藝舟想運用民槍組織游擊部隊，擁保安處副處長一期同學蕭酒為司令，他為副司令。但是事先沒有報告戴先生，未經戴先生允許。後來戴先生據報，說他組織游擊隊，一再命令制止，他已騎虎難下，沒有立刻停止活動，結果，以違抗命令，把他同蕭酒一齊關起來。接着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潛調楊蔚繼任保安處副處長，並兼開封省會警察局局長。我於民國二十七年到河南督察工作時，在開封看到楊蔚兄，他正擔任這一項工作。因為他取代了蕭酒的保安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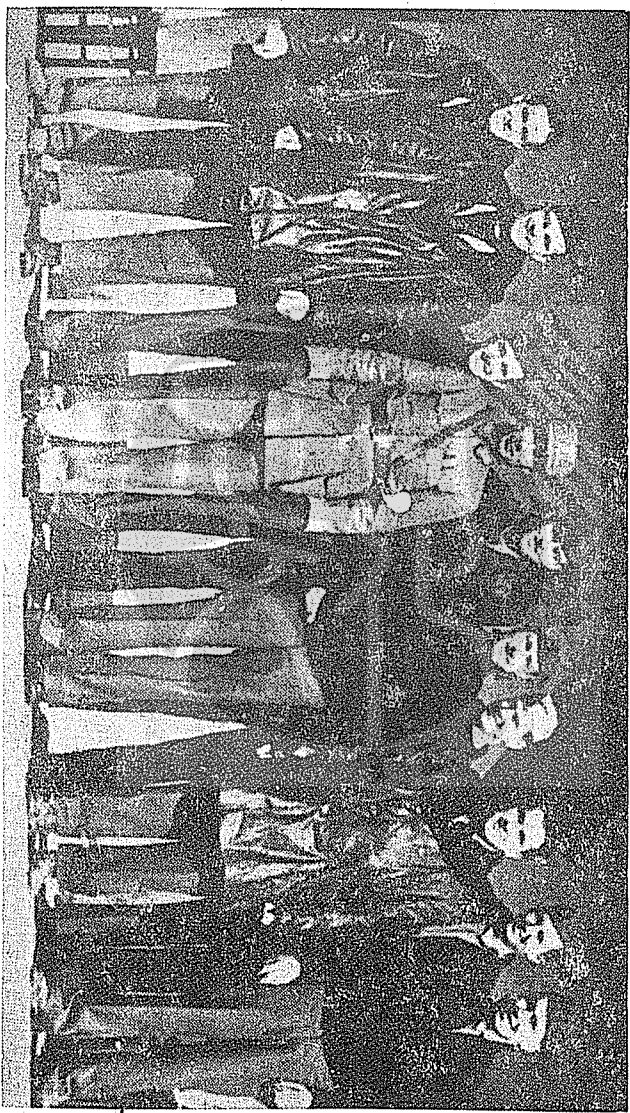


軍救忠與（三左）軍將蔚楊官揮指滬淞兼揮指總副軍國救義忠年九十二國民  
。望尚長謀參為左，影合員人部總

副處長職務，河南部分黃埔同學對他頗有誤會，以為蕭洒和劉藝舟被關起來，與他有關係。其實，這是很冤枉的，因為此事發生時，楊蔚並未參與河南站的工作，戴先生決定處分蕭、劉兩位，他也不知道。可是，從此劉藝舟和楊蔚之間，終於造成了一些隔閡，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 為何從河南調江浙

民國廿七年秋，戴先生在東南方面建立的忠義救國軍，已由廣西俞作柏將軍擔任總指揮，副總指揮一職却一直虛懸着。那時候，京滬地區人才濟濟，想幹副總指揮的同志也有好幾位，可是保舉到軍統局，戴先生都沒有答應。拖延到廿八年春天，戴先生忽然調楊蔚由洛陽到重慶，原來是要他擔任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兼淞滬指揮官。他從重慶飛到香港，再搭乘輪船到上海，祕密進入敵區，就任新職。當時東南許多同志，對戴先生用人，難免有些奇怪，放着許多現成的人選不用，却要從遙遠的北方調一個河南人楊蔚來做副總指揮，豈不是自找麻煩？他們實在不了解戴先生的個性和用人的方法。他認定你不適合担任某一項工作，你越想要幹，他就越不要你幹，他認為某一種工作需要你幹，不用你活動鑽營，他會主動讓你幹的。原來楊蔚未參加軍統局的工作以前，做過江蘇保安團團長，當時江蘇匪患相當嚴重，他率部馳騁於大江南北，逐步將股匪肅清。民國廿三年協助蘇北行政督察專員王德溥，剿滅了盤踞蘇北十多年的積匪，所以，他對京滬一帶及蘇北的地形民情都很熟悉。他對訓練部隊和實地作戰都有極豐富的經驗，其他同志很少具



。影合官教籍美班練訓三第美中與（人四第起左）軍將蔚楊平三十三國民

##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五八

備這種條件，戴先生調他担任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不是沒有原因的。戴先生常說：「用人要取其所長。」事實上，他對每一個比較重要的幹部，都了解極深刻，誰長於甚麼，短於甚麼，他都瞭如指掌，所以，運用起來，總是恰到好处。

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的根據地是澄錫虞地區，就是江陰、無錫、常熟三個縣。北臨長江，南界京滬鐵路。這兩條重要的水陸交通線上，沿江沿鐵路的各個重要據點，敵人都派重兵扼守。因為敵人環繞四週，不是我們襲擊敵人，就是敵人攻打我們，無時不在戰鬥狀態中，幾乎每天都有接觸。我們的淞滬指揮部所屬的隊伍，却從這種險惡的環境中壯大起來。

在敵後建立游擊根據地，從事游擊戰爭，不是單純的軍事作戰，而是情報戰、心理戰、經濟戰和突擊戰多方面的綜合作戰。因此，必須做好民衆工作，要把軍民打成一片，使每一個老百姓都成爲戰鬥員。要加強經濟控制，提高政治效率，黨政軍必須團結爲一體，一切爲了對敵人作戰。更要建立靈活的情報網，做好策反僞軍的工作，使僞軍能爲我所用。這樣，才能使敵人無懈可擊，游擊部隊才能够生存。

我們的忠義救國軍的前身是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別動隊，組成分子，有幫會份子，有愛國青年和愛國勞工。部隊既沒有經過嚴格訓練，幹部的軍事素養也都不够水準。楊蔚担任指揮官以後，首先建立起參謀業務，整飭軍風紀，使忠義救國軍正規化。此外，他召開澄錫虞三縣黨政軍聯席會議，奠定了黨政軍合作的基礎。他印發忠告日本廣野師團長書，實施心戰，瓦解敵人和漢奸的軍心士氣。他建立了嚴密的情報網，

傳遞哨，敵人的一舉一動，都可以立刻知道。所以，日軍大股出動，每次都撲個空；小股出動，立刻遭受痛擊，弄得毫無辦法。這個時候，江南的共產黨也看上了澄錫虞地區，陳毅、梅光迪、葉琛等都曾率部更番進犯，都被驅逐出境。陳毅部因受忠義救國軍壓迫不能在江南立腳，才向蘇北發展，後來擴充為共產黨的新四軍。

民國廿九年，忠義救國軍俞總指揮作柏調為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由周偉龍接任總指揮。他到達總指揮部，第一個措施，就是把澄錫虞地區淞滬指揮部所指揮的全部隊伍調往浙西整訓。建立一個游擊根據地，並非易事，是一點一滴血，一點一滴汗的積累。不派得力的接防部隊，而把整個原有的部隊調走，無異放棄了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根據地。當楊蔚率領部隊向浙西轉進的時候，共產黨的新四軍接踵而至，他們不費一槍一彈，輕而易舉地佔據了垂涎已久的澄錫虞，摧毀了抗日情報組織。以後我們再想回到這一個地區，比上天都難，這一個措施，實在可惜。

### 緝私署「新聞風波」

大概是周偉龍不願意楊蔚繼續留在忠義救國軍的原故吧？不久，楊被調回重慶。三十年春天，戴先生指定他為財政部緝私署副署長，在重慶海關巷籌備緝私署的成立。一天，中央通訊社的一位記者跑到海關巷訪問，問長問短，問了許多問題。訪問完畢，楊蔚一再叮嚀那位仁兄，不可以公開發表新聞，他滿口答

應，告辭而去。殊不知，新聞記者的目的就是設法套取別人得不到的內幕新聞，搶先獨家報導，至於對你的承諾，不一定靠得住。

已經半夜，楊蔚剛躺在牀上，李肖白打電話給他：「戴先生要我立刻陪同你到曾家岩，有緊要的事情商談。你等着，我坐車接你一同去。」

「你怎麼搞的？」他們兩個人到了曾家岩，戴先生衝着楊蔚問。他手裏拿着一張報紙，斜着頭，臉色很難看，那是非常生氣的表现。

「甚麼事情？戴先生！」楊蔚摸不着頭腦，祇好這樣問。

「你看報紙！」戴先生把手裏的報紙扔給他，聲色俱厲地問道：「爲甚麼把我的名字登在報紙上？」

楊蔚一看報紙，緝私署長戴笠幾個字躍然紙上。他向戴先生解釋：「中央社的新聞記者到海關巷訪問，我一再叮嚀，不能在報紙上發表新聞，想不到他不守信用。不過，這張報紙上登載的新聞，並不關係軍事機密，似乎沒有甚麼關係呵！」

「還說沒有關係！」戴先生氣得跳了起來，氣呼呼地坐落在沙發上。

「你先回去吧！」李肖白一看局面弄僵了，趕緊出來打圓場，讓楊蔚先離開曾家岩。

## 改調工作別有見解



楊蔚從曾家岩戴先生公館出來，非常懊惱。左思右想，做夢也沒有想到，會發生這麼大的一個意外，把事情弄得這樣糟。他很奇怪，戴先生爲甚麼在報紙上看他自己的名字，會生這麼大的氣。當然，緝私署的副署長不能再幹了，祇好引咎辭職。經過這一次波折，他想，戴先生一定不會再重用他，簡直出乎他意料之外，離開緝私署沒有幾天，戴先生又要他幹兵工署警衛總隊長。警衛總隊的人數，比兩個師的人數還多，因爲分駐各兵工廠，近水樓台，裝備最充實。這一個職務的重要性，不僅不亞於緝私署的副署長，而且更適合他的興趣。戴先生對待同志的寬厚，永遠是令人感念的，楊蔚對於這次因禍得福的經過，至今尤念念不忘。

戴先生要同志們做無名英雄，他自己也不願意出頭露面，絕不讓他的名字在報紙上出現。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他要殺敵除奸，仇恨他的人當然不在少數，爲了安全，他的行動更不能公開，他的名字不能登載報紙上。記得民國廿二年，我因請示工作，從太原到了南京，戴先生約我在雞鵝巷五十三號吃午飯，同席尚有劉戡將軍，劉將軍任師長，正在江西勦匪，前一天晚上才到南京。吃飯時的大部份時間，是戴先生同劉戡將軍談話。我一邊吃飯，一邊靜靜地聽。

「你昨天晚上到南京，我今天早上就從報紙上知道了。」戴先生對劉戡將軍說，劉將軍含笑點了點頭。「如果敵人對你有甚麼行動，報紙不是供給他們很正確的消息嗎？」戴先生繼續說道：「我看，以後

你的行動，還是不要讓新聞記者知道，不要在報紙上登載好些吧？」

「是的，你的顧慮很對。」劉戡很肯定的接納了戴先生的建議。

這一次午餐，我知道戴先生處處留神，處處小心，不但他自己的行動、自己的名字不讓在報紙上出現，他還勸告朋友，也要小心謹慎。假定楊蔚也聽過戴先生這一席談話，就不會造成這麼重大的錯誤，也不會氣得戴先生跳了起來。

楊蔚曾自撰「回憶戴先生二三事」一文，現摘錄如後，以見老同志們對戴先生的觀感之一斑：

### 判斷大局獨具遠見

「大約是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左右，忽接梁幹喬先生通知，叫我晚間到戴先生公館去吃晚飯。我按時到達，走進客廳時，適柯建安亦在坐。休息片刻，戴先生自外面來，寒暄數語後，即入席。開動後，首先向我們敬酒，他自己一口喝盡，也要我們乾杯。我們乾杯後，言歸正傳。

戴先生對我們說：『你們二位是我向領袖保舉的兩位市警察局長，庭芳兄到鄭州，建安兄到九江，因為這兩個地方非常重要。就目前情況說，平漢線比較緊張，領袖可能要到平漢線督戰，鄭州是平漢線的要點，所以請庭芳兄先去佈置一下。不過據我看來，日本的野心必然還要進攻上海，將來如果上海守不住，南京也會放棄，到那時，長江的情況會變得和平漢線一樣。九江是長江的門戶，領袖常到廬山，所

以請建安兄先去佈置一下。我準備不久到武漢去，你們到任後，究竟向南京或向武漢連絡，屆時我另有通知，請你們趕快出發吧！」

飯後他拿起紙筆來，寫了幾張條子，其中一張是發給我和柯兄特別費各四百元。我們聽了他的話，都覺得語重心長，態度誠懇，不約而同的表示遵命。不過對他所說：『日軍要攻上海，南京也會放棄』的論調，都很懷疑，但也不好意思反駁。我到鄭州接事約一星期，果如戴先生所言，日軍真的進攻上海了。延至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失守，中央政府果然宣告遷都重慶。戴先生的預言，完全是出自他的遠見。

### 欲擒故縱令人莫測

「當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後，中央特派馮玉祥爲津浦路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馮素主抗日，而津浦線的野戰軍都是他的舊部，其中實力最雄厚的，要算山東省主席韓復榘，而韓復榘則是馮一手提拔起來的。這次馮出任方面統帥，原來極具信心，不料車駕到了濟南時，韓主席態度曖昧，對老長官表示十分冷淡。當日軍從天津南進時，馮調度他的部隊，竟得到部隊長這樣的報告：『奉韓主席命，各部隊無本人命令，不得移動。』因此馮坐視青島、濟南相繼失守，簡直一籌莫展。延至是年十二月下旬，馮憤而辭職，由徐州乘火車赴武漢。

馮玉祥的專車經過開封、鄭州時，地方父老紛紛上車慰問，當時馮曾感歎的說：『我馮玉祥的眼睛瞎

了，認錯了人。』言下對韓復榘痛恨已極，地方父老亦深為馮叫屈。

不久，戴先生忽經過鄭州，轉往徐州。由我在隴海院和華陽春旅社預備了兩處房間，供他休息和辦公。他剛下火車，碰到警報，先到隴海院休息。警報解除後，我請他到華陽春吃飯並洗澡，當洗澡休息時，我乘便把所得韓復榘違令抗命，氣煞馮玉祥的情報報告他，不料他正言厲色的對我說：『你是校長的學生，韓主席是校長的幹部，你怎麼可以說他的壞呢？我告訴你，校長馬上要到開封，召開軍事會議，韓主席也要來。你幫我佈置幾處招待他的地方，等他們到鄭州時，務必好好招待，經費有困難時，統由我負責好了。』

我碰了一個釘子，心裏十分難過，因為我的情報的確是真的，而韓復榘又是人人皆曰可殺，戴先生何以對這樣的人予以庇護呢？二十七年一月，領袖果然蒞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韓復榘到開封後，失蹤了，我到處打聽，他並沒有到鄭州。一月下旬報紙上露佈：『韓復榘抗命誤國，判處死刑。』到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戴先生並不是給我難看，而是利用機會散佈一點烟幕，使他的重要任務，更易達成。』

### 誠懇親切令人感奮

「二十七年十二月，戴先生到了洛陽。這時開封已失守，省府已改組，我任保安處副處長，職務很輕閒。戴先生看到我，忽然對我說：『你有沒有到敵後打游擊的勇氣？』」

這話來的太突然，又使我無法捉摸，不過憑我的個性，答覆他說：『如果有兵帶，到那裏都可以。』他馬上說：『不僅有兵帶，而且有幾萬兵帶。』

我想了一想，我已經上鉤了，還有甚麼反悔呢？乾脆向他說：『戴先生是不是要調我到忠義救國軍去？如果是的，我就去好了。』

他笑一笑說：『你馬上向程主席（潛）辭職好了，我到重慶等你。』

我辭去保安處副處長職，于二十八年一月經西安飛重慶。適戴先生在香港，給我電報，要我到軍令部見鄭介民先生。見到鄭先生後，由他引見何部長（應欽），何部長對我說：『委員長已派你為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兼淞滬指揮官，你可由香港赴上海，戴局長在香港，關於那方面的工作，你請示戴局長好了。』

我由重慶飛到香港，戴先生已派人在機場等候我，被招待到一所很別緻的旅館休息。休息一會後，又有車子來接我去吃晚飯，原來就是戴先生請我吃飯，祇有戴先生和我兩人。席間他對我說：『領袖對忠義救國軍抱有很大的期望，將來的發展是無限的。好些同志想去我不准，特地從河南把你調過去，你到那裏，可能有些同志不諒解的。你看情形來電報，不好的人我都可以調回來。總指揮俞作柏先生年紀大了，我已叫他留在浙西，所有前方的部隊都歸你全權指揮好了。上海是個最壞的地方，許多同志都迷戀上海而誤事，你這次要玩就在香港好好玩一下，到了上海，務必不要同他們一樣。』

戴先生這次對我談話，簡直有如家人手足一般，其親切誠懇，簡直無法形容，他對我的行動，更是處

處予以關照。我實在是受感動了，喝了幾杯白蘭地，我就對他說：『我這次到前方去，決不使戴先生失望，我準備親自到前線去指揮，上海祇設一辦事處，指揮部移到鄉下去。』

次日戴先生回重慶去了，臨行交代在港同志，作我的嚮導，任憑我的意思玩耍，務必使我玩够。事實上我並沒有玩，因為我根本不需要玩。可是，戴先生對我的關照，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了。因此，我到了忠救軍後，由於良心的驅使，不能不照他的命令去拼命。」



。生先萍子胡的通交事人管